

蒙古语草原词汇与草原文化^{*}

斯钦朝克图

本文运用语言人类学、认知语义学、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对蒙古语中的草原词汇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揭示了丰富多彩的草原词汇与草原文化之间的关系,为解读草原文化展示了一种新的视野,为语言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与独特案例。

关键词:蒙古语 草原词汇 草原文化

作者斯钦朝克图,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邮编 100081。

一、引言

研究语言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的学者一般认为,许多部落和族群依据熟悉的生活环境,塑造了丰富的词汇。冰天雪地里生活的爱斯基摩人,用重雪、粉末雪、碎雪、冰雪、“蹯脚”雪、新雪等多种词汇对雪进行表征。同样,草原上生活的蒙古族,使用的很多词汇与草原有关。美国文化环境学家欧·奥尔特曼和马·切默斯指出,世界观环境、地理环境、居住环境、语言环境、生产环境等五种环境是形成个体和集体文化心理的基础。^① 本文从文化环境论的角度出发,运用语言人类学、认知语义学、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通过分类考察丰富多彩的草原词汇,来诠释蒙古族传统经济与社会,为解读草原文化展示出一种新的视野。目前,国内语言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的发展依然处于初级的探索阶段。本文提供的关于蒙古语草原词汇的专题个案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为我国语言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的实践给出了一种新的尝试。

二、蒙古语草原词汇的来源及特点

(一)来源

蒙古语中的草原词汇主要由蒙古族以及其他一些生活在草原上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

* 本文是中国内蒙古第五届草原文化节研讨会暨第三届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参会论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演讲时得到 György Kara 教授和 Christopher P. Atwood 教授的指点。本文还得到了斯钦孟和先生的斧正。在此一并致谢。

① 参见吴·阿克泰、萨日娜:《游牧经济与蒙古文化:历史评述现象分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50 页。

中共同创造出来的。笔者通过对国内阿尔泰语系中的古蒙古、蒙古、达斡尔、土族、东部裕固、东乡、保安、康家、满、锡伯、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古突厥、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图瓦、裕固和撒拉等 22 种语言进行考察和统计,^①认为蒙古语草原词汇的来源主要有四种:阿尔泰语系语言共有的(如 tala, ʏobi),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语言共有的(如 cöl),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共有的(如 kegere),蒙古语族语言独有的(如 qangʏai)。在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当中,蒙古语族介于满-通古斯语族和突厥语族之间。共有词中有些是音义一致,有些是发音相近而语义有所变化,但依然能够明确观察到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如 cöl 在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里发音都一样,但在蒙古语族中主要指人烟稀少的荒漠,而在突厥语族中直接指沙漠。

(二)特点

蒙古语中草原词汇非常丰富。其主要特点是量大,类多,词义丰富,使用频率高,是蒙古语里的核心词汇。这与蒙古族长期生活在草原上有关。在蒙古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里,草原词汇无处不在。可以说,蒙古族三句话不离草原。

在词类方面,涉及草原的蒙古语名词居多。这些名词,词义区分十分细腻,有的只有很细微的差别,由此甚至造成了在其他语言中找不到合适的对等翻译词的问题。这充分说明了,蒙古族对生活于其中的草原有着细致入微的认知。tala、kegere、ʏobi、cöl、cölge、köndei 等在广义上都表示“草原”的意思,但具体词义上还是有着较为明确的差别:tala 一词突出地形地貌的“平坦”;kegere 突出“野外”;ʏobi 指特殊的草原类型“戈壁”;cöl 突出“荒野”;cölge 是较古老的名称,突出“平川地”;köndei 突出“山间平原”或“河谷平原”。这类名词还有很多:jubur(古代蒙古语)川;qangʏai 杭盖、杭爱,指水草肥沃的山林地帯;cayidam 柴达木(地名),指盐碱地、空旷地带、沙漠间的平地(鄂尔多斯土语);belciger 牧场、草场、放牧地;qadulang 打草场、割草地;otor 敖特尔,即逐水草而简单流动放牧的一种形式;ebesün küriye 草库伦,指围封起来的草场;büridü 沙漠中的绿洲;tököm 盆地、大洼地;toʏorim 低洼地;šili 丘陵、平矮山丘;jo 梁;denji 比较高的平地;toqoi 河湖边的嫩草地;nuʏu 河曲草地、草甸子;atar 荒地;otoʏ 营地、牧地;nutuʏ 营地、家乡、居住地、牧地、领地、领土、努图嘎(原内蒙古行政区划,等于现在的苏木、乡镇)等。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动词和形容词:qanaʏar 宽广的(形容词);teniger 平坦的(形容词);saraʏul 辽阔的(形容词);kegerelequ 野游(动词);ködegelekü 到野外去(动词),等等。

从语言学上看,蒙古语草原词汇不但是核心词汇,而且属于能产词汇,能够在单纯词(如 tala 草原、平原,kegere 原野,ʏobi 戈壁,cöl 旷野、荒漠,qangʏai 杭盖或杭爱,otor 敖特尔等)基础上衍生。

① 以上词汇比较,主要来自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民族出版社 2002 年版;陈宗振等:《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民族出版社 1990 年版;恩和巴图等:《达斡尔语词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孙竹:《蒙古语族语言词典》,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胡增益:《新满汉大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胡增益:《鄂伦春语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1 年版;胡增益、朝克:《鄂温克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1986 年版;朝克:《中国ツソダース朱语对照基础词汇集》,小樽商科大学言語センター 1997 年版;朝克:《エウンキ语基础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1991 年版;杜·道尔基:《鄂汉词典》,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8 年版;诺尔金等:《方言词典》,民族出版社 1992 年版;斯钦朝克图:《蒙古语词根词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斯钦朝克图:《康家语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8 年版;哈斯巴特尔等:《土族语词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等等。

派生 一般用词根加后缀的方式生成派生词。tala 一词就有很多派生词: tala; tala-bai 面积; tala-bur 场地; tala-γar 白白地、徒劳地; tala-laqu 顺着草原走; tala-mai 小场地; tala-rqau 或 tala-rqaγ 较平坦的、像草原的。词缀也有单纯和复合之分。如 -bai; tala-bai 面积; -bur; tala-bur 场地; -jīya/-jīye; qabur-jīya 春营地; ebül-jīye 冬营地; -buri/-büri; ködege-büri 土生土长的、乡土气息的, 等等。

合成 由两个或多个单纯词组合而成。如 tala γajar 平原; tala nutuγ 草原地区; kegere tala 原野; ködege tala 草原。egereme tala 或 ejegüi tala 或 aγudam tala 或 saraγul tala 是对辽阔的草原的不同表示法, qanaγar tala 或 teniger tala 或 caγan tala 是对辽阔的草原的另外几种表达法。nomin tala 或 noγoγan tala 表达了对碧绿的草原的不同说法。tala nutuγ-un бүтүгөн байγулulta 为草原建设, ködege aju aqui 为农业。

词义变化 蒙古语草原词汇里, 有些词汇随着历史的发展, 由原来表示的对象转移到表示另外一种对象, 即产生了转义(一般而言, 古今差别较大)。kegere 原指地貌名称草原, 后转而指原野或野外。ködege-lekü 除了到野外或去乡下外还转义指下葬。qangγai 一词也有多义: 杭盖(地理术语), 车, 狼(忌讳), 宽广, 空等。kegere qonoqu 有野营、露宿、落空、成为泡影等多义。这种多义其实也是由词义转移造成的。这种变化, 即认知语义学上的转喻(Metonymic mappings)。另外, 草原名称中转用人体部位名称的现象也较多。如 šili 丘陵、平矮山丘, jo 梁, toqoi 河湖边的嫩草地等名称来源于人体部位名称: šili 颈、脖筋, jo 脊背, toqoi 胳膊肘。还有一些草原名称, 仅仅保留在古语里面, 现已不多见。如 cölge ~ cölke(古蒙古语)川(草原)、路(即元代行政区域, 比省小、比州大)。①《蒙古秘史》的地名中几乎没有 tala(现代语草原)一词, 一般用 ke' er 表示草原。这些词汇在现代蒙古语中虽已消失, 但古代使用范围较广, 而且在其他语族(如突厥语族)中也使用。著名的《敕勒之歌》里的敕勒与阿尔泰语里的 cöl cölge 有关系。敕勒就是汉语的“川”及“草原”的意思。突厥部落敕勒的意义也是草原, 由此可判断该部落可能来源于草原地区。汉文献里对突厥部落敕勒又称“高车”或“铁勒”。因敕勒人使用高轮车, 故北方汉人和南朝人称其为“高车”人。在蒙古语族的绝大多数语言及突厥语族的图瓦、撒拉等少数语言中把车都叫做“terge”, 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敕勒这个名称来源于“terge”, 即“车”。在蒙古语里还有一个名称, 具有车和草原两个意义, 即上述的 qangγai 杭盖、杭爱, 即水草肥沃的山林地带。古蒙古语的 jubur 也与上述 cölge 一样, 指四面环绕山岭的平原, 其意义与汉语“川”基本一样。jubur 在《蒙古秘史》中出现 9 次, 其旁译为“川”: Q orqonaq jubur 豁儿豁纳黑主不儿, 旁译为地名“川”, 出现 7 次; hoi jubur 出现 1 次, 旁译为“林川”; Hökörtü-jubur 出现 1 次, 地名。②该名称在现代蒙古语中已消失。在古代, 表示川的有 2 个词语, 即 cölge 和 jubur。与 cölge 和 jubur 相关的 köndei 山涧平川、河谷平原一词, 作为地理地貌的名称很少出现在古蒙古语中。由此判断, 后来可能是 köndei 取代了上述 cölge 和 jubur。

三、蒙古语草原词汇的文化底蕴

蒙古语草原词汇里蕴藏着深厚的草原文化内涵。研究这些词汇, 可以了解蒙古族历史文

① 粟林均、确精扎布:《〈元朝秘史〉モンゴル语全単語 语尾索引》, 东北大学东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 2001 年版, §247。

② 粟林均、确精扎布:《〈元朝秘史〉モンゴル语全単語 语尾索引》, §247、§56、§57、§115、§104、§116、§117、§201、§206。

化及其变迁,可以认识蒙古族的民族心理与认知特征。

(一)草原词汇与蒙古族传统生产生活

很多蒙古语草原词汇与蒙古族传统社会生产生活有关。otoγ 表示营地、居住地、窝棚、部落等多种意思。明代蒙古各部的最基层社会组织是“鄂托克”(otoγ),即千户、份地等行政单位。“鄂托克”又有大小的不同,有时一个大“鄂托克”内包含很多小“鄂托克”。明代汉籍对这些“鄂托克”的记载也有区别,一般大“鄂托克”写作“大营”或“部”,小“鄂托克”写作“小营”或“营”。如察哈尔八大营、内喀尔喀五部等。现在内蒙古地区还有叫作“鄂托克”的旗名。这个词和古时的“鄂托克”是同义词,指牧民居住放牧的地方,与后来的 nutuγ 和 otor 有关。这个词在汉文文献里最早被记作“欧脱”,与突厥语族语言的 otaq (牧人住房)是同一个词。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欧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欧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此段文字在《汉书·匈奴传》也有相近的记载。由此,“欧脱”可能是指当时东胡、匈奴之间放牧的 otor 敖特尔,也就是临时放牧的草地(放完以后各自回到原来真正游牧的地方)。后来被引申为以部落、千户为单位的生产生活组织名称,再后来成了旗县行政区域名称。“欧脱”属于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有关的共有词,有很多义项需要认真考证。结合汉籍,对此已有较多研究。有学者认为,天然的洞穴、半地穴式屋顶为弯形的住房(“土室”、“土穴”、“窑洞”或“地窝子”)、帐篷、毡房、窝棚、窝铺、边防站、驿站、设防的城堡、宫殿、王庭、部落(或氏族)、份地、宫帐(龙庭)、军营或营地、领地,等等,都是“欧脱”引申出来的,最早指的是一个牧场或牧地。^①

nutuγ 营地、家乡、本土、乡土、地方、当地、土著、址、居住地、牧地、领地、领土、努图嘎(原内蒙古行政区划,等于现在的苏木、乡镇),该名称无法用一个对等词来汉译。在蒙古语中,它的语义很广,有时还随着环境的变化扩大和缩小语义范围。如到旗县一级 nutuγ 就指乡镇,在北京其意则扩大指内蒙。小可到一个蒙古包或一户人家居住过的地方,大能到一个国家或地区。

浩特(qota)在蒙古语里指由数户聚居组成的生产单位。它还有“家园”、“家”、“牲畜歇息地”等含义。阿寅勒的蒙文为 ayil,指村、屯或个户。güriyen 或 küriye,古汉文献里写作“古列延”,是古时蒙古族中盛行的一种生产和防御为一体的游牧生产组织名称,后来写作“库伦”,意思是院落。到了现代,人们把围封起来的草场叫 ebesün küriye(即草库伦),并把它纳入到现代汉语词汇里。阿寅勒、古列延制度是草原蒙古族古老而独特的生活、狩猎和军事三位一体化的制度。

蒙古语草原词汇里也有很多表述传统草原经济的词语。ebüljiye“冬营地”、qaburjiya“春营地”、jusalang“夏营地”、namurjiya“秋营地”展示了采用四季划分草场的方式来经营畜牧业;otor“敖特尔”表现出了逐水草而简单流动放牧的一种轮牧形式。这些都是草原词汇中的一部分,与草场牧地有关,充分体现了蒙古民族游牧经济制度的特性。这些词语只与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经济活动有关,因此,在农耕民族语言中找不到确切的对应词语是不足为奇的。这些词语,在一些非游牧文化民族的语言里一般只能用合成词或音译词表示。

蒙古族放牧时对草场划分较细,在不同的草场上放养不同的畜群。科学利用不同的自然草场、五畜四季轮牧是蒙古族游牧经济的重要方式,也是区别于其他游牧民族的重要特征。因

① 参见李焕青、王彦辉:《匈奴“欧脱”考辨》,《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

此也就有了 *Yobi-yin belciger* 戈壁牧场、放骆驼的牧场, *qangYai-yin belciger* 杭爱牧场、放马的牧场, *köndei-yin belciger* 谷地牧场、放牛牧场, *qoni-yin belciger* 放羊牧场、近居住地牧场, 以及 *tuYul-un belciger* 放牛犊牧场、附近牧场之说。蒙古族对没出过远门, 没见过大世面的人戏称 *tuYul-un belciger-ece-ben qola yabuYa ügei* (直译, 即没离开过放牛犊的牧场的人)。蒙古族有一个格言叫作 *ebül-n caY-tu ötök-tü baYuju / qabur-un caY-tu qaYalta bariju/jun-u caY-tu jülgen-dü baYuju/namur-un caY-tu šili-dü baYu* “冬季要安营在牛粪多的地方, 春季要安营在避风的地方, 夏季要安营在河套草地上, 秋季要安营在凉爽的高处”,^① 它表达了蒙古族四季轮牧时坚持的基本原则。

蒙古语里的 *nutuY belciger*, 在现代汉语里翻译成草原或牧场。其实它的含义里包括人的居住地和畜群的牧养地两个方面。选择 *nutuY belciger*, 要考虑包括人畜的水源, 草场的品种、规模, 天然盐碱供应地, 牧户要烧的柴火, 牲畜爬卧休息的地方、棚圈条件, 牧户的数量、密度以及与后方的距离, 地理地貌、气象条件及防灾避难条件等等。蒙古族找到了满意的牧场就说找到了 *nidü* (直译为找到了“眼睛”, 犹言“节骨眼”的地方)。

现代蒙古语草原词汇 *ebesün küriye* 草库伦-草圈圖, 借用汉语词汇, 也是当前畜牧经济的重要表达方式。如 *belciger* 牧场、草场、放牧地, *qadulang* 打草场、割草地、草场, 都是 *belci* “牲畜在牧场上自行散开吃草”和 *qadu* “割、刈”动词加名词后缀而成的词语。有时语义交错, 该牧场或打草场都可以放牧, 但割草地是专门为过冬牲畜吃的草准备打草的草场。该草场上一概不让放牧, 草长高成熟后备用。这样的草场, 一般草好、质量高。在古代, 草原蒙古族向来重视草场, 重视程度远远超出牲畜本身。《蒙古秘史》里多次提到 *nuntuY darqalaqu*, 并在其旁注明译文为“自在下营”^②。实际上它表示“封牧场”或“封牧场为神圣地”之意, 就是现在的“建立自然保护区”。这说明从那个年代开始蒙古族就有分配草场的制度, 而被分到土地及草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上面提到过的 *nuntuY* (即营地、家乡、居住地、牧地、领地、领土等义) 一词, 早时表示一个蒙古族部落的共同居住和放牧的区域。古代蒙古族一般以部落形式在一个共同放牧区域 (*nuntuY*), 以古列延或阿寅勒形式游牧。据《史集》、《蒙古秘史》等有关史料记载, 著名的不儿罕·合勒顿山, 原来就为兀良合惕部落所有。塔塔儿“这个部落共有七万帐幕, 靠近中国边境, 按部落和部落分支分别划定他们的地区、住所和禹儿惕。他们所占据的最大的禹儿惕是在称为捕鱼儿·淖尔的地方”, “这个部落的禹儿惕和住所是连在一起的, 每个禹儿惕由这一地段到那一地段, 都有规定”。另外, 还记载成吉思汗对他的亲属阿勒坛所说的话, “我没有让祖先的屯营和住所荒废”。从这些我们不难看出, 古代蒙古族中实行占有领地 (牧场) 和世袭领地的制度。历史上蒙古族为 *nutuY belceger* (牧场或领地) 经常发生战争。通过征战占领别的部落领地, 把得到的牧场和牧人分给手下或赠送友好部落首领的情况也很多。因牧场和亲朋好友翻脸闹矛盾的事也时有发生。这主要是 *darqalaqu* (神圣不可侵犯) 一词在起作用。 *qubi nutuY* 指被分封给的私营牧场或领地。如托雷的营地, 即当时的察哈尔。 *qubi nutuY* 私营地与 *ömcī nutuY* 所有的领地 (继承的营地) 基本相同。 *nutuY* 一词后来延伸为“努图嘎”。上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 *nutuY* 指内蒙古自治区旗以下行政区域名称, 相当于现在的“苏木” (即乡)。

① [蒙古] M·特木尔扎布、H·额尔顿朝克图:《蒙古游牧文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270 页。

② 粟林均、确精扎布:《〈元朝秘史〉モンゴル语全单语 语尾索引》, §219

(二) 草原词汇与蒙古族传统命名方式

自然地理地貌名称 丰富多彩的草原词汇展示了草原独特的自然地理地貌。其中,繁多的草原地理名称,还给世界地理名称术语增添了新的内容。有外国学者曾感叹道:“我们对茫茫大草原的地理地貌无法辨认,而蒙古族凭着千百年的经验明确区分并准确命名。”^① tala 草原、平原、原野, kegere 原野, ködege 野外、乡村, Yobi 戈壁, cöl 旷野、荒野、荒漠, qangYai 水草肥沃的山林地, cayidam 盐碱地、空旷地带, belciger 草场、放牧地, qadulang 打草场、割草地, elesüe 沙漠, mangqa 沙丘, būridü 沙漠中的绿洲, denji 比较高的平地, nuYu 河曲草地、草甸子, namuY 沼泽地、漫撒地, kōndei 山涧平川、河谷平原, tökōm 盆地、大洼地, toYorim 低洼地, šili 丘陵、平矮山丘, jo 梁, toqoi 河湖边的嫩草地, cölge 川(古代蒙古语), jubur 川(古代蒙古语), bögerüg 山坡上的平地、沟多的梁地、沙丘(沙丘意义主要体现在卫拉特等方言土语中)等等。其中 Yobi、cöl、qangYai、cayidam 等名称被其他民族语言所接受,有的还被纳入世界地理名词术语中。例如, Yobi 戈壁, 蒙古语里特指中亚无水干旱草原。在英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印度语、挪威语、菲律宾语等众多语言中也都使用 gobi 来表示戈壁。日语中也叫 ゴビ(gobi)。可见,“戈壁”一词已成为国际通用的名词术语。但有些词汇所表达的内涵是存在差异的。拿 tala 一词来说,汉语称草原,但蒙古语所指的内涵和汉语不完全一样。蒙古语 tala 中不仅包含“草地”的意思,而且突出表示“平坦和宽广”。另外,有些名称在有的语言中则没有。这种情况下,多用解释性名称来翻译。 būridü(蒙古语)、oasis(英语)、沙漠里的绿洲(汉语)。很明显,沙漠里的绿洲(汉语)就是一个解释性的名称翻译。

地名 蒙古语草原词汇里还有一些草原味道很浓的地理专用名称。有些经常出现在古代文献里,与现代词汇的意义有所不同。在《蒙古秘史》中,以 Ke'er 命名的地名比较多,而现代地名中几乎没有,而多用 Tala。Sa'ari-Ke'er 撒阿里客额儿,即 saYari kegere,指现代的粗糙的像粗面皮革一样小石粒组成的平原;šira-Ke'ere 失刺客额列,与现在的 šira Tala 黄色草原同;Barula-ke're 巴鲁刺客额列,与现在的 BaraYan Tala 黑色草原同;Teme'en-ke'er-i 帖篋延客额里,即 Temegen Kegere(等同于 Temegen Tala),直译为骆驼草原,即易于放骆驼的草原,是骆驼生长的戈壁地区;Baru'an-ke'er-i 巴鲁安客额里,等同于 BaraYan/Qara kegere,直译为黑色草原;Kelüren-ü Köde'e-aral 客鲁列纳阔迭额阿刺伦,即科尔沁的呼得阿日拉,直译为科尔沁野外岛;Qorqonaq-jubur 豁儿豁纳黑主不儿,旁译为地名“川”,直译叫做豁儿豁纳黑川,^②等等。现代地名更加丰富多彩。Sayiqan Tala 赛汗塔拉,地名,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意为美丽的草原;Bayan tala 巴彦塔拉,位于赤峰市巴林右旗;Güngger-ün tala 贡格尔塔拉,位于赤峰市科什克腾旗;Yeke Tala 野和塔拉,地名,位于通辽市,意为大草原;Boro Tala 博尔塔拉,地名,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意为灰色草原;Yobi Altai AimaY 戈壁阿尔泰省,蒙古国地名;Dorona Yobi 东戈壁省,蒙古国地名;Dumda Yobi 中戈壁,蒙古国地名;Emüne Yobi 南戈壁,蒙古国地名;Aru qangYai 后杭爱,蒙古国地名;öbör qangYai 南杭爱,蒙古国地名;Cayidam 柴达木,地名,位于青海省、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意为以盐碱地为主的草原、空旷地带,在鄂尔多斯土语中专指沙漠间的平地;Aru kōndei 阿鲁坤地,赤峰市巴林右旗,直译为北边的山涧平川;udan toqoi balYasu 乌敦套海镇,赤峰市翁牛特旗,直译为柳树湾镇;cinoar

① [日]后藤十三雄:《蒙古游牧社会》(蒙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2页。

② 栗林均、确精扎布:《〈元朝秘史〉モンゴル語全単語 語尾索引》,§161、§67、§258、§257、§282、§57。

yin tala šiyang 荞麦塔拉乡,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 直译为狼草原乡; tala-yin bayi šing 塔林百盛, 赤峰市巴林右旗, 直译为草原上的板房,^①等等。

姓氏名称 蒙古族的姓名称呼中不乏蒙古语草原词汇中直接拿来的, 这也充分说明了蒙古族的草原情结。Tala (塔拉, 直译为草原, 内蒙古博物馆馆长、著名考古学家), örgentala (乌日更塔拉, 意思是辽阔的草原, 内蒙古巴林右旗一个普通人的名字), Talayinküü (塔林夫, 直译为草原儿子, 小说作者的名字), QangYai (杭爱, 直译为水草肥沃的山林地,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 Ködege-yin Perlai (呼德·谱日赖, 意为来自草原的谱日赖, 蒙古国著名历史学家), 等等。

动植物名称 蒙古语草原词汇中含有大量的动植物名称。这些名词除了表示它们的特定名称外, 大部分突出了它们的“野生”特性。如 tala-yin gürbel 草蜥、tala-yin yangYali 草原鸮、tala-yin üker oYdoi 草原鼠兔、tala-yin qayirYuna šongqor 草原隼、tala-yin carcaYa 草原蝗、tala-yin yasutu melekei 草原龟、Yobi-yin alaYdaYaqai 戈壁跳鼠、Yobi-yin taulai 沙兔或中亚兔、Yobi-yin qulan jiruYa 蒙古地鸦、Yobi-yin carcaYa 沙漠蝗、Yobi altai oYotona 戈壁阿尔泰山田鼠、kegere-yin YalaYu 大雁、kegere-yin taulai 野兔、kegere-yin Yaqai 野猪、kegere-yin kögšin 老鹰、kegere-yin taqiya 原鸡、kegere-yin noqai 野狗(狼的讳称)、ködegen-ü noqai 野狗(狼的讳称)等。

社会团体、酒店、商标类名称 Tengri-yinTala(腾格里塔拉, 意为天上草原, 北京的饭店名称)、Bayan Tala (巴雁塔拉, 意为富饶草原, 呼和浩特的饭店名)、Tala-yin Qayira Nairal DaYun-u Bülgüm(草原恋合唱团, 合唱团名)、Yobi(戈壁, 蒙古国名牌羊绒衫及其厂家和公司名称)等。

书刊杂志、电影类名称 《Celger Tala》(《辽阔的草原》, 杂志名)、《SaraYul Tala》(《辽阔的草原》, 小说名)、《Cecegtü cayidam》(《花的柴达木》, 青海蒙古文杂志名)、《Tala-yin Tüdeg》(《草原烽火》, 书名)、《Tala-yin Tüyimer》(《草原烈火》, 书名)、《Tala-yin Cengker Yoroqa》(《绿野清泉》, 书名)、《šiYurYantu Tala》(《风雪草原》, 书名)、《QangYai-yin Sayin Ere》(《杭爱好汉》, 小说名)、《šili-yin YaljaYu baYatur》(《草原好汉》, 英雄史诗)、《Tengri-yinTala》(《天上草原》, 电影名)等。

还有其他类别的名称(如学术术语命名、歌曲命名等), 也都与草原有着密切的联系, 不胜枚举。

(三)草原词汇与蒙古族传统文化心理

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 以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等为特征。这在蒙古语草原词汇中同样有突出的表现。

谚语和格言 谚语和格言往往能反映出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一个民族的谚语和格言, 往往与他们居住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紧密相连。居住在沿海一带的民族, 其谚语和格言一般多与海有关; 居住在沙漠里的阿拉伯人, 则多用沙漠和骆驼作为谚语和格言中的词汇; 草原蒙古族也一样, 其谚语和格言往往与草原和五畜相联系。草原蒙古族用这种方式来表述自己的情感与哲理思想。

tala kegere 在蒙古语里具有宽广、野外、情面等引申义。因此, 包含它的谚语格言反映出

① 地名主要来源于《汉蒙对照内蒙古地名词典》编委会:《内蒙古地名词典》,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了蒙古民族像广阔草原一样宏大的心理以及和谐共处的博大胸怀。tala-tai bol tala-yin cinege tala ügei bol alaYa-yin cinege, 意为有情义的人心胸像草原一样宽广, 没有情义的人心胸像手掌般狭窄, 强调讲情义; tabu-ece degegši toYa medekü ügei tala-ece caši Yajar medekü ügei, 直译为不识五个以上的数, 不知草场以外的地, 比喻愚昧无知; ere kümün-ü jirYal egereme tala-du, 直译为男人的幸福在广阔的草原上, 强调男子汉见世面的情景; kümün-dü tusa kibel ködege cinegen jirYal, 格言, 即常助人其乐无穷, 提倡助人和行善, 直译为常帮助别人就像草原一样大的幸福; ere kümün-ü cegejin-dü emegel qajaYar-tai mori, 意为男子汉心里能够装带马鞍的马, 强调男子汉心胸宽广; tala adali aYudam setgel-tei, 意为心胸像草原一样宽广。因此, 有学者把“宽宏大量”(narmai aYuuci setkice)作为蒙古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重要特点之一。^①

另外, 还有一些格言, 也与草原有着密切的联系, 或者说是在“草原”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 表现出了蒙古民族勤于劳作、热爱生活和聪颖智慧的优秀品质。kegere qonoqu-ece ayubal ertelejü bai kerek-tü oroqu ece ayubal kerseülejü bai, 其意为不想露宿野外就应提早启程, 不想连累坏事就应经常注意, 强调遵纪守法; kegencir kümün kegere üküne YangYang kümün Yadana üküne, 好打扮的人会死在外面, 警告过分乔装打扮, 提倡崇尚自然; beye-ben medebel kümün belciger-iyen tanibal mal, 直译为了了解自己才算人, 知道草场才算牲畜, 强调自知之明; qangYai aYula-yi casu daruna, qayiraqan beye-yi nasu daruna, 直译为山再大也被大雪覆盖, 人再秀也被岁月熬老, 强调珍惜光阴; beletgel sayitai ebüljye dulaYan belciger sayitai mal tarYun, 其意为设施好就会有冬营地暖和, 草场好就会牲畜膘肥, 强调办事情应先做好准备; ködege dügüreng mal-tai könjile dügüreng keüked-tei, 满草地的畜群, 满屋子的小孩儿, 祝福词; negükü-yin emüne nutuY baYuqu ükükü-yin emüne baYuri, 直译为迁移之前选好牧地, 下榻之前选好驻地; idegsen ereü qubqairaju idegsen dobu noYoYaruna, 吃草的嘴脸不久会变成白花花朽的骨, 被吃光的草地上不久会长出青青的新草, 比喻正义终究会胜利; tala degre talbiqu 或 tala-du qayaqu, 扔在一边、不理睬, 直译为扔在野外; tala degre saYuqu, 前无村、后无店, 直译为坐在草原上; tala degre saYulYaq, 坐冷板凳, 直译为让坐在野外; tabun uqaYan ni tala-du tarqaqu, 六神无主, 直译为五个智慧(一切智慧)分散在草原上; kegere qonoju kete derelekü, 风餐露宿, 直译为枕火镰露宿; günger-ün tala, 即贡格尔塔拉, 是居于赤峰市科什克腾旗北部的一个较大的草原, 引申既大又广的大草原(这种引申意义主要在该地区周围的方言土语中使用); tabun jang waYar-un ger-iyen günger-ün tala ögere ügei bariYad abcai, 把五间瓦房盖成像贡格尔塔拉一样宽敞; kegere qonoqu 野营、露宿、落空、成为泡影; 有人把汉语的定心丸译成 setgel-yi ni tala adali bolYaq, 直译为让其心变为像草原一样。

颜色 对感官颜色等的好恶, 是反映蒙古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另一重要参照。蒙古民族依照他们的好恶程度, 把颜色排列成白、蓝、黄、红、黑等由高到低的序列。他们崇尚白和蓝(绿)色, 厌恶黑色。崇尚白色是因为他们认为乳汁是最圣洁的东西, 故以乳色代表高尚和神圣, 蓝色和绿色是苍天和草原的颜色因而也受到青睐。黑色的黑夜颜色, 他们一般都不喜欢。但也有特殊情况。如红和黑有时也受到青睐。^②在蒙古语草原词汇里的地名之中, 蓝、白、黄、绿、灰

① 参见吴·阿克泰、萨日娜:《游牧经济与蒙古文化 历史评述现象分析》, 第249页。

② 参见斯钦朝克图:《论蒙古语颜色词及其文化含义的双重性》,《中国蒙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或紫等颜色使用率高,并且往往蓝绿混用。köke mongγol-un öndörlik,是指蓝色的蒙古高原等同于绿色的蒙古高原;köke tala,是指蓝色草原等同于绿色草原;Köke šili,是指呼和锡勒-呼和什里,内蒙古地名,它也指可可西里,青海地名,意为绿色的丘地(在蒙古语里是一个词、同一个意思;但这是两个方言,语音有所不同;汉语用不同的词表示);Köke jo,呼和召,直译为蓝/绿色的垛地,内蒙古地名;caγan tala,直译为白色草原,意为旷野或辽阔的草原;caγan köndei,查干浑迪,直译为白色的山涧平川,内蒙古地名;šira-Ke'ere,失刺客额列^①与现在的 šira Tala 黄色草原同,地名;šira Tala,西拉塔拉,地名,意为黄色草原,位于通辽市;šira būridü,夏日布日都,直译为沙漠中的黄洲;Boro Tala,博尔塔拉,灰色草原,位于新疆;Boro Toqoi,直译为灰色的河湾,对内蒙古河套地区的蒙古语称呼(其中汉语河套的“套”可能来源于蒙古语 toqoi);noγoγan šili,脑干锡力,意为绿色的丘地;noγoγan tala,脑干塔拉,绿色草原;noγoγan būridü,瑙高布日德,沙漠中的绿洲;nomin tala,碧绿的草原,文言;ulaγan köndei,乌兰浑迪,直译为红色的山涧平川,内蒙古地名;ulaγan cayidam,乌兰柴登,直译为红色的盐碱地,内蒙古地名;qara γobi,哈日戈壁,直译为黑色的戈壁,内蒙古地名;qara köndei,哈日浑地,直译为黑色山涧平川,内蒙古地名,等等。

另外,蒙古族对待人和事物喜欢用简单明了的态度,他们对世间万物命名时首先考虑身边的事物。šili-yin γool 锡林郭勒,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区名,其蒙古语含义是草原河;ulaγan jo 内蒙古敖汉旗地名,蒙古语意思为红色的垛地;boro toqoi 内蒙古河套地区的蒙古语名称,意思是灰色的河湾等。对自然地貌起名时有时采用人体部位名称。šili(丘陵、平矮山丘),这个词其实是指人或动物的脖颈,用脖颈来形容草原上的丘陵地貌既贴切又简单明了。同样的还有 jo,原意是人或动物的后背,地貌上指垛地;toqoi 原意为人的胳膊肘,地貌上指湖河边的平坦而弯曲的地形,也就是河湾;jürüke 原意为心脏,地貌上指草原上形成的像心脏一样的小山包或土山包;deligüü 原指脾脏,地貌上指像脾脏一样的地方;niruγu 本义为背脊,转喻为山脊、山脉,等等。

蒙古语草原词汇除了各自语言学上的特定语义外,还有很多文化上的引申意义,这些同样反映出了蒙古民族的文化心理特点。tala 塔拉一词,除了草原外还有面、情面、友情、交情等引申意义。qangγai 杭盖、杭爱一词,地理上的意思是人迹罕见、水草肥沃的山林地,引申出空、空旷、车、狼、神圣等许多语义。qangγai delekei 为大地;qangγai jam 为宽广的道路;qangγai terge 为空车;qangγai kecegüü 为狼厉害(不安全);qangγai aγula 为汗山、圣山,qangγai qayiralaγsan miqa 为狩猎中得到的肉(来源于杭爱山赐给的猎物肉)。^②人们平时不仅赞美和祝福杭盖,出门打猎或远走时还首先向杭盖洒洒、洒奶或磕头膜拜,并口里念念有词:“qangγai mini öröšiye! 杭盖保佑!qangγai daγan jalbarimu! 向杭盖祈祷!”

〔责任编辑 刘海涛〕

① 参见粟林均、确精扎布:《〈元朝秘史〉モンゴル语全单语 语尾索引》,§67。

② 参见布林特古斯:《蒙古语熟语大辞典》,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83 页。

The Spirits of Ancestors in Shamanism Belief in The Northeast China

..... Meng Huiying(34)

Abstract: There is a special ancestral worship that the clan Shaman's spirit are regarded as the clan ancestor in Daur, Ewenki, and Oroqen people of the east Inner-Mongolia, Heilongjiang and Jili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 form and combines types of the shaman as ancestor, and the nature of the ancestral spirits, and the social foundation on which the belief of shaman as ancestor transferred into the ancestral worship. And it also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function of the worship.

Keywords: Shamanism; Spirits Selecting a Person as Clan Shaman; Clan Shaman's Spirits as the Clan Ancestors.

The Vocabularies about the Grassland in Mongol Language and Steppe

Culture Sechenchoigt(44)

Abstract: Using methods of linguistics anthropology, cognitive semantics and comparativ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systematically the vocabularies about grassland in Mongol language and reveals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steppe culture. The study shows a new view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teppe culture and provides us with new resources and unique cases for the further studies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and cognitive anthropology.

Keywords: Mongol language; vocabularies about grassland; steppe culture.

On Heng-Zhang Du Xingzhi(53)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and discusses the related issues about the "Heng-Zhang" (literally, crisscross tents) on the basis of the past studies. The author agrees that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Heng" is a bar in the crisscross. There is a new explanation of the recordation of "the imperial tents were east orientation, and Yao nian's nine tents south orientation, the tents of three fathers of the imperial family north orientation". The texts are in the Record of officials of all ranks and descriptions in History of Liao Dynasty. Through the Liao Dynasty, the members of the Imperial Families that were called as Heng-Zhang were not unchangeable. It has a process of gradual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The original "Heng-Zhang" probably referred to the posterity of Tai-Zu (literally, the great father). After Tai-Zu became Emperor, he upgraded four Imperial Families to the position of "Heng-Zhang". Imperial Families that were called "Er Yuan" were in the ranks of "Heng Zhang" about in the earlier period of the Xing-Zong or Dao-Zong Emperor by the inscriptions.

Keywords: Heng-Zhang; Liao, the Dynasty; .Imperial Family.